

当代军人风貌 丛书



DANGDAI JUNREN
FENGMAO CONGSHU
国防科工委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神剑铸炼曲

神劍鑄煉曲

丁衛高

·《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

神剑铸炼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盾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frac{7}{8}$ ·插页2·字数260,000

1987年8月第1版·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500

ISBN 7-5033-0033-7 / I · 29

书号 10137·200 定价 3.10元(膜)

创作出与伟大事业相称的作品(序)

伍绍祖

《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的编写，几乎调动了全军所有的文学创作骨干，象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文学创作活动还是不多见的。我看，这次活动的重要性至少有这么几点：一、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伟大军队又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不仅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增添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也为中华民族增添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二、写风貌、讲精神、颂楷模，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部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三、这也就是在改革、开放、搞活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面教育的一部很好的教材。今年是建军六十周年，它无疑也是献给我们军队节日的一份好礼物。

我们国防科工委这个领域使人感到有些神秘，被称为得天独厚的文学“富矿区”。过去，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的限制，这个领域有许多东西不宜公开宣传。一些做过杰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以及那些把生命都献给了事业的先烈们只能做隐姓埋名的英雄。随着

历史的进展，近十年来，我们的写作队伍逐渐形成，也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和报道文章，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兄弟单位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没有一篇作品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们从事的是尖端的事业，可我们的文学还不够“尖端”。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奋起直追，后来居上。

每当中国的火箭腾飞、卫星巡天，或者当中国的核爆炸震撼大地、新式的枪炮怒吼之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巴丹吉林大沙漠和罗布泊的戈壁滩；想起烟波浩淼的邛海和茫茫的科尔沁大草原；想起那里的烈士陵园，那里有我活着的和死去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可以说是沙漠的骄子、深山的雄鹰；也可以说是一些驯火的猛士、降天的好汉。他们用自己的神臂妙手锤炼了神剑，把一个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在我们事业辉煌壮丽的背后，他们洒下了多少血泪和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所以我要说，军人的牺牲并非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英雄，他们在自己秘密生命的历程中，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而自己却没有惊天动地。我们的“笔杆子”们确实有责任去把他们写出来！

我曾经读过军内外作家的一些感人的军事文学作品，还为此给政治部领导写过一封信，希望我们科工委的作者们也能写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思想威力的反映我们科工委生活的作品。我还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士这样说过：科工委的创作题材是军事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份，一块耕耘不完的文学土地；那些锤炼神剑的人应当是当代军人的重要典型形象；科工委应该创作出与伟大事业相称的作品。这些话值得我们科工委作者们深思。我以为我们科工委的创作要上去，除了一般的要求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解决感情和生活的问题。作者不热爱立足的土地，怎么能去以最大热情歌颂这块土地呢？到生活中去不能满足于道听途说，或住在招待所开几个座谈会了事。而是要与广大的科技人员和干部战士交朋友，走进他们的心中，了解科技人员和干部战士们的精神、情绪、魂魄、疾苦和命运等。只有打好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具备了炽热的无产阶级情感，才可能创作出感人泪下、催人向上的好作品来。

第二，文学创作需要思想蕴含的骨架。搞文学的人对世界和人生有的是感受和直觉，但作品往往血肉有余，骨架不足，就象人缺钙站不起来一样。我认为作家对我们的具有崇高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科技人员和干部战士的人情、人性、人生哲理的思索，便是向文学提供了钙质；或者说这是为一团文学的混凝土提供了钢筋。只有“钢筋混凝土”才能构成一部优秀的作品。

第三，还必须解决一个艺术技巧的问题。这关系到作者的艺术修养和美学水平。写报告文学第一是要真实，但又不是自然主义的真实，是升华，是在一定思想高度、深度上的真实。作者应当考虑作品的寓意性，让读者去进行“第二创造”。除此，作品的信息量、浓缩度和震撼力等方面都不应忽视。

第四，我们科工委的作者还肩负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要去了解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技术发展史，关心整个人类科学技术的风云变幻。如果连起码的科技术语都不懂，怎么能写出科技题材的特色和“味道”呢？

这次《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国防科工委卷《神剑铸炼曲》的完成，我认为是对我们文学创作队伍的一次检阅和练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我们写出了一批作品，其中有如象大江大

河般的全景性的交响曲，也有象涓涓细流的小侧面的随想曲，以国防科工委的伟大事业为主题，汇成了这本《神剑铸炼曲》。从最高层到最基层，所写的人物也较有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科工委部队的精神面貌。正如聂帅为本书的题词所希望的那样：“讴歌那些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作品的基调是昂扬明快的，且有豪气。有些篇章还作了一些艺术探索。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作品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本来可以写得更好的却不够理想。然而，我深深了解和同情创作人员的苦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要我们的创作人员发扬锲而不舍、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自己充满信心和信念，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创作出一批批优秀的作品来。

最后，我要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们这本集子顺产问世给予的关心和帮助。希望在今后科工委创作的奋进中能得到他们以及各方面的同志们热心的扶持。

1987年5月16日

当代军人风貌

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为本套丛书的题词

我們的文學藝術應當熱
情讴歌為祖國國防科
技事業做出貢獻的人們

聂荣臻

聂荣臻同志为本书的题词

目 录

创作出与伟大事业相称的作品(序)·····	伍绍祖
国防部长的手杖·····	王振贤 (1)
一个追随爱因斯坦的人·····	陈晓东 (76)
遥远的木兰村·····	于庆田 (119)
航天第一港·····	杨剑鸣 (127)
描在太空的轨迹·····	彭自强 (162)
第一任核司令·····	彭继超 (198)
月亮城的风采·····	李鸣生 (220)
“远望”镜头·····	郑千里 (259)
旋 风·····	李培才 (272)
让世界认识你·····	袁 炜 (278)
火箭城的路·····	苏扩善 (292)
艰难的历程·····	罗来勇 (298)
酒杯里的太阳·····	苏方学 (357)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国防部长的手杖

王振贤

地球上接连不断地爆发战争，人们在杀戮中流血丧生。广岛的蘑菇云把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拖延到了今天，人类的头顶上总是笼罩着不祥阴影。

网罗发达的文明，苏联、美国的战略武器急速发展着。谁敢保险握有世界上绝对优势现代武器的超级大国的决策人物的每一根神经都不发生错乱？文明可能用最野蛮的方式毁掉自己以及它的母体——这颗行星！

华夏人很珍视付出沉痛代价争得的独立自主，渴望能在和平的环境里整治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创伤，从衰败中复兴。因而，即使破衣滥衫饥肠辘辘，也十分关注自己的防卫力量，关注自己军队的发展，关注执掌国防的将领们。

“居安思危，富国强兵。用战争的手段防止战争，保卫国家的安宁，保卫世界和平！”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庄重地说。在他整肃戎装身后庞大的图面上，闪着均琢的光影。是神威的洲际导弹？是玲珑的同步卫星？……是什么倏地一晃，闪着光。

抚律击节，国防部长——老兵张爱萍，和从昨天到今天一样

迈向明天，只是多了根手杖。

身负五万张大字报的联络员

在许多人讲许多年的许多事里，寻觅他的足迹，探求这手杖。
打开积尘的材料，字里行间折射着他的踪影。

从二十年代投身大革命的他，在人流宦海里沉浮，可竟然不会避风躲浪、随波逐流、顺势安身。

“赵高”们说“鹿就是马”，他硬是说“鹿就是鹿”。难怪，有人说他“桀骜不驯”、“一身是刺”。

.....

所有的汽笛齐鸣五分钟，全中国都在悼念尊贵的朋友斯大林逝世。他说：“要接受苏联搞个人迷信的教训，警惕说不要一言堂的人正在搞一言堂。”

庐山斥责彭德怀的会上，他说彭德怀耿直刚正廉洁奉公。又钻进失势的元帅冷清清的专机里陪他一道回北京。

三面红旗万万岁的热潮里，他写信反映闽东、苏北的情况，说“农村所有制过于急剧的改变给农民造成了灾难”。

《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已经公诸于世，他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建议采用从最高领导起进行自上而下内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以保持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局势。

这，铸定了在古老大国度里文化大革命这历史大事件中他的大厄运大不幸。

伟大领袖要接见红卫兵，总参谋部里却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很

紧。

夜半，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接到电话，通知他天亮到天安门。这时，他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去飞机场，参加日程早就在总参会议上排定的铁道兵在山东黄河上的架桥演习。

去哪里？

见识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海歌潮当然是好，可怎么能抛下已经集结待命的演习部队官兵？无信，何以为将！

夏夜，酷暑难消。

蝓蝓儿在他的踟躅徘徊里断断续续叫着。张爱萍屋里院里，院里屋里，时快时慢，时慢时快地踱步。解开了衬衣所有的扣子，撩起衣襟扇着，扇来的是驱不散的热风……

拂晓，他飞向了济南。

汗水，征尘。他带着演习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可他工作了十年的总参谋部却对他变了一副面孔。

一夜之间，刷出了五万张大字报。

白的纸黄的纸青的纸绿的纸，大的字小的字正的字歪的字：“火烧张爱萍！”“炮轰张爱萍！”“清蒸张爱萍！”“油炸张爱萍！”“质问张爱萍！”“打倒张爱萍！”……全是张一爱一萍！

他怔了，面对着这大字报的波谷浪峰！

应该相信历史的公正。历史，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也不是就在今天结束。可是，面对着今天这样畸形的历史，面对着扭曲历史的今天，该怎么想？

军队总部大楼有无数扇窗户，窗户后面又有无数的眼睛。

他扫视了一下，迈开步子，迎着五万张大字报走去。

太阳，从东转向了西。时而把他的影子缩得很短很短；时而又把他的影子抻得老长老长。

成群结伙的乌鸦盘旋飞舞着，又嘶喊大叫着拥走，不知投向了什么地方。

天际一片霞云，由橙变紫，又由蓝变黑。

“怎么样啊？你看了一天。”一把折扇摇摇摆摆地凑了过来，后面是张笑容可掬的老脸。

“没有怎么样。”张爱萍平静地拉开吉姆车车门。“呼！”

大字报在汽车兜起的风里卷曲着飘摆着颤抖着……

象一九六五年那样，周恩来又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

那一次，是罗瑞卿突遭废黜，灾难的波圈在环环扩展。周恩来给了张爱萍一支令箭，让他远离京城，到茫茫戈壁去组织指挥我国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固然是核武器发展的需要，也是防止他遭受猝不及防的牵连。

这一次，周恩来又给他一支令箭，让他脱离总参谋部，当总理联络员，去调查国防科技工业系统部院合并精简机构的情况。这虽然是必要的工作，但却有着很浓的保护性色彩。

可是，这位身负五万张大字报的联络员却不识时务，拿起令箭便又冲锋陷阵了。似乎忘却了扑压来的黑云，忘却了那些对准他的匕首和毒箭。到处去平息动乱，到处去表态发言……

没几个月，累病了。

病了，算什么？住几天医院，爬起来，再接着干！

是呀；病，的确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怕。

可怕的是那个可怕的年代、可怕的人做的可怕的事。

又一份汇集整理他这一段言行的材料和那五万张大字报放在一起。

“让我们看上一眼：……十一月八日，在‘革命群众’的逼迫下，他……”
“……十一月中旬，他在二机部愤愤地说：‘文化大革命还不是要整我们这些人！’”

“……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月十二日、十五日，革命群众找他澄清问题，他当面诬蔑群众是‘捕风捉影’，并多次威胁群众：‘要人一个，要命一条！’他还恶毒地说：‘要骂，你就让他骂，就是要你死，也要死啊。为了培养接班人，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当假设敌嘛！’”

……

于是，“革命群众”冲进了病房，连骗带抢地把他押走了，关在了一个连周恩来也找不到的地方。

他挂着“三反分子”的牌子被拉到这里那里游斗。触及灵魂，方法是触及皮肉。他被造反派拧着胳膊，“坐喷气式”进入了一九六七年。

他头顶上的帽子越来越多：“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假党员”、“叛徒”、“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他被投进了牢狱。

他的腿，断在了牢狱之灾里

在公安部门找不到他蹲的牢狱，但这里却比牢狱还要牢狱。这个用校舍隔断的牢房被封堵得严严实实，连个小窗户都没有。阴湿潮冷，这是京都北城为囚禁他们一类人在文明教育的场所垒筑的囚洞。他们，终日接受审讯逼供斥骂侮辱折磨。

一穴囚洞，天地漆黑。

他扒在洞门的缝上，看一年一度絮飞柳长；耐一年一度蝉鸣酷热；叹一年一度秋雨潇潇；忍一年一度风雪寒霜。五年如是。

他盼天晴，门缝能钻进来一线阳光。盼来了，便赶忙解开衣襟，袒裸着肋条凹凸的胸脯去迎接、去跟踪。这一线微弱的光，有多少热？能抵挡跟他一起囚禁在洞里的潮湿阴冷吗？

他盼开饭，门口能揣进来一碗萝卜菜帮薯干汤。盼来了，便狼吞虎咽地向嘴里倒向肚里填。这碗汤水，有多少量？能充实终日终年辘辘叫的饥肠吗？

他盼……

他又抽起了烟，但只允许抽一毛来钱一包的“火车头”、“一枝笔”劣等烟。点燃一根儿，吮吸着一点光亮，把酸苦辛辣都一起吞噬。

他在凌辱屈冤里煎熬着，但绝不悲戚。

在五年一夜里，他有一个漫长的梦。在这个梦里，他回到了行军的行列里，回到了鏖战的疆场上；见到了先烈们、战友们……失散了的几十年里他在征途的马背上战斗的间隙里写下的诗句又跃在了眼前。

他裁下报纸的边条，记下来，记下来。

他埋头在铺板上，烟头明暗，笔头横竖，不停地写。

纸边一条一条、一束一束。掏出棉衣里的败絮，把纸条塞在里边。搂在怀里，贴在心上。他感到了温暖，在过去的足迹里，他看到了火热斗争中的自己。

可是，他却看不到此时的自己。

假如这时有面镜子，顾盼间，他一定不会相信，向他张望的

影子就是他自己的形象。

那恰恰是他，张爱萍，但却是一个地道的囚犯！

浮肿了，肿得完全变了样：鼻子眼睛都挤在了一起，皮肉都透了亮。

严重的周身关节炎使他胳膊腿不停的哆嗦乱颤，他越来越支配不了自己了。

但他还在努力的支配。写、跑步、做体操、阳光沐胸……他努力挣扎着活。他不愿意也不甘心这个囚洞就是墓穴。必须要出去，大步地冲出去，重新站立在天地间！

但是，他却重重地倒下了，重重地跌在了冰硬的水泥地上。

当他醒过来要往起站的时候，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告诉他：左腿股骨断了！

一阵更难以忍受的刀扎般的疼痛从洞门外袭来，是专案组要员们的讥笑和辱骂。

他抬起头，盯住了屋角的木凳。伸手去够，唉！怎么那样的远！

于是，他，一个征战了几十年的老兵、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上将、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此时不得不在曾是他麾下卒子的蔑视下，在他们狂荡不羁的笑骂中，拖着断腿开始了艰难的血的爬行！

一寸、一寸……

一次又一次在疼痛里昏厥，一次又一次在疼痛里苏醒。

……够到了！他把木凳拉到跟前，“呼哧呼哧”喘了一阵。憋足一口气，把断了的左腿捧到怀里，跪起右腿，双手用力撑木凳。

他，站了起来！